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 
第三十八回 脫罪名只憑詞組 辦交涉還仗多財

卻說錢縣尊見了黎教士，問他來意。黎教士把對陸制軍說的話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陸制軍的意思，已允免究，就煩貴縣把人放出，交我帶去罷。」錢縣尊呆了一呆道：「這入雖說是陸制軍送來的，究竟他是犯罪的人，陸制軍作不得主，放與不放，須得稟明撫憲，再作道理，卑職不敢擅專，還望黎大人原諒。」你道錢縣尊為什麼對他也稱起大人卑職來？原來教士曾經蒙恩賞過二品頂戴的。當下黎教士聽他這般說得奸猾，心中便覺動氣，說：「這樣些須小事，貴縣很可以作得主，就不是陸制台吩咐，貴縣看我面上，也應該就放的。我曉得你們中國官場，你推我推，辦不成一樁事，只想敷衍過去，不干自己就完了。但此次碰著了我，可不能如此便宜。今天要在貴縣身上放出這個人來。撫台問起，只說我來把他領去的就是了。他要答應，我合你們政府裡說話，橫豎沒得你的事情。我為的合你平日交情還好，所以來同你商量，要是別人，我不好就去對你們撫台講嗎？」錢縣尊聽了他話，直嚇得戰戰兢兢的，立起來打了一恭道：「大人息怒！這是卑職不會說話，冒犯了大人。但則這些件事要馬上放人，卑職實是不敢，等卑職立刻上院，把大人的話回明了撫憲，等撫憲答應了，隨即請大人領去就是了。」黎教士道：「這還像句話，料想你們撫台也不敢不依我的，你這時就去，我在這裡等你。」錢縣尊被他逼得沒法，只得請了帳房出來陪他，吩咐備下一席番菜。自己正待起身，恰好陸制台的信已送到。錢縣尊看了，只得皺眉，當下打轎上院。此時姬撫台已到行台替陸制台送行去了，錢縣尊也就趕到行台，倉皇失措的把教士的話稟了上去。姬帥大驚，對陸制台道：「這入不好得罪他的。如今外國人在山東橫行的還了得，動不動排齊隊伍就要開仗。兄弟辦交涉辦久了，看得多了，總是平心靜氣敷衍他們的。實在因為我們國家的勢力弱到這步田地，還能夠同人挑釁嗎？這樁事老同年還是看開些的好，好在於老同年分毫無損。」陸制台怒氣勃勃的哼了一聲，半晌方說道：「那不是便宜了這逆犯，我們還想做官管人嗎？」姬帥嘻的一笑道：「老同年將來出京，最好多預備些護衛，兄弟這裡親兵也不少，很可以多撥幾名過來。至如這個逆犯，要是不放，那黎教士自會通知外務部，始終要放他的，不如我們做個人情罷。」

況且黎教士明說是老同年當面允許他放的，如今不放，顯見得兄弟的主意。他們外國人合兄弟為起難來，就是兄弟罷官不做，後任也辦不來這宗交涉，地方上定然吃虧。兄弟是為百姓請命的意思，還望老同年大發慈悲，就是兄弟也感之不盡了。」陸制台見姬帥說得這般懇切，再加他的話也不錯，就是目前不放，將來一定要放的，只可恨隔了省分，自己一些作不來主，想了半天，毫無法想，只得應道：「這轟犯雖然合兄弟為難，究竟自有國法，聽憑老同年做主便了。」姬帥道：「如此，我就把他交給黎教士了，這是出於無奈的。」當下便吩咐歷城縣道：「老兄趕快回去款待黎教士，他若要將轟犯帶去時，你便隨他帶去，不必違拗。」錢縣令巴不得有這一句話，省得他為難，有什麼不遵諭的，卻故意說道：「只是對不住陸大人。」陸制台歎口氣道：「中國失了主權，辦一個小小犯人，都要聽外國人做主，兄弟是沒得話說，老同年還要提防刺客才是。」姬帥默然。錢縣尊告退回衙，黎教士兀是未去，番菜已吃過了。

他見縣尊回來，就問轟君的事究竟何如？錢縣尊道：「撫憲原不肯放的，是卑職再四求情，說看黎大人分上，這才允的。」

黎教士道：「倒難為貴縣了。我說貴省撫台是個極有見識的，區區小事，沒有個商量不通。貴縣快把轟君請來罷。」錢縣尊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忙忙的走到外面，吩咐家人把轟犯去了鐐銬，請到簽押房裡，梳洗乾淨，再同他到客廳上來。安排妥當，自己仍舊進了客廳，伺候黎教士。家人領命，叫禁卒從死囚牢裡，提出那個轟募政來。誰知募政早已受過彭仲翔的教導，曉得黎教士在那裡替他設法，這回提他定然是個好消息。所有鐐銬，因他進牢後用的使費很多，是以免得帶，這時出去，倒要做做場面，只得把來帶上，一路踉蹌，到了二堂上面。但見一個家人走來問道：「這就是姓轟的麼？」差役齊應道「是！」那家人道：「大老爺吩咐，把他鐐銬去了，跟我到客廳上去問話。」

差役齊聲答應，就來動手。誰知轟募政倒動起氣來道：「我本沒犯罪，你們把我捉來這般屈辱，如今要除下我的手腳上的這個勞什子，除非你們大老爺親自來除，我那由你們這班奴才一句話，就輕輕的除下來嗎？這麼著，不是我連你們這些奴才都不如，由著你們擺弄嗎？」那家人聽他「奴才、奴才」的罵，不由的氣往上撞道：「你是個死回，大老爺要開脫你，也全虧我在旁邊說幾句好話，我便是你的重生爺娘一般。不承望你報答，倒開口奴才、閉口奴才的糟踏我。隨你去，我也不管了！」

說罷揚長去了。差役們住了手，不敢替他除去。募政蹲在地下吁氣。家人回到客廳，冒冒失失的上去稟道：「那犯人不肯除去鐐銬，要等大老爺親手去替他除哩。」錢尊大怒，罵道：「狗才！叫你好好合他說話，誰叫你去得罪他？」黎教士已知就裡，忙道：「你們中國衙門裡的事情我都曉得的，不必遮遮掩掩，我合貴縣同去看來。」錢縣尊滿面羞慚，連聲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就同教士走到二堂上。只見那轟募政鐐鎖即當的蹲做一團，兩個差役看好了。黎教士說聲：「可憐好好的人，把他捉來當禽獸看待，這還對得住上帝嗎？」錢縣尊發急，搶上幾步，到轟募政身邊說道：「你不要動氣，請除了下來罷，這須不干我事，是陸制台交代的。」募政道：「老父台，你也算得一方之主，為什麼要聽那陸賊的指揮？不是甘心做他的奴隸嗎？」

錢縣尊不肯合他多說話，叫差役趕緊替他除去了鐐銬，拉著他的手，同黎教士到客廳上來。黎教士假裝著是認識他的，說道：「你前回要回家，我就說你瘋病總要發作的，如今果然闖了事。幸虧我得了信來救你，不然，還要多吃些苦呢。不必多講了，我們同回去罷。」回頭又對錢縣尊道：「你去打一頂小轎來，我合他一起回堂。」錢縣尊有意恭維黎教士，忙傳命把自己的大轎抬來，送黎教士合募政上了轎。路上的人紛紛議論道：「犯罪要犯得好，你不看見那姓轟的，一會套上鐵索，一會坐著大轎。列位如若要犯罪，先把靠山弄好了才好。」

不言眾人議論，且說錢縣尊送出教士，頓覺得卸下千斤重擔，身上輕鬆了許多，立即上院，把放轟犯的情形稟知撫憲，撫憲亦很是喜歡，極贊他辦事能乾。正在互相慶幸的時節，忽然外面傳報進來道：「諸城縣知縣武強稟見，有緊要公事特地進省面稟。」撫憲登時把他傳進。錢令告辭要行，撫憲止住，叫他且待會過武令再走。一會兒，武令進來，請了安，姬撫憲讓他坐下，問他什麼事情上省。武令道：「卑職為了一件交涉的事，特地上來稟見大帥的。卑職自從接了印，就到外國總督處稟見，未蒙賞見，只得罷了。誰知不上三個月，就有他們的統兵官，帶了五百個步兵，在北門外紮下，擔土築營，不多幾日，把兵房造得齊齊整整。卑職好不容易挽了通事，問他來意，他說是暫時駐紮，說要走的。卑職也以為他是路過，暫歇幾天，不是什麼要緊的事，所以沒有稟報上來。」說至此，撫憲道：「且住！外國兵已紮在你的城外，老兄還說不要緊，除非失掉城池，那時候才要緊嗎？」只一句話，把個諸城縣武大令嚇得做聲不得，當時就露出賠天路地樣子來。撫憲道：「老兄快說罷，兄弟耐不得了。」武令只得又稟道：「卑職實在該死，只求大帥栽培。那外國的兵，既然駐紮在北門外，倒也罷了，偏偏他又不能約束他的兵丁，天天在左近吃醉了亂鬧，弄得人家日夜不安，所以百姓鼎沸起來。前番有許多父老，跪香拜求卑職替他們想法子，卑職沒法，只得挽了通事，合那統兵官說情，求他把營頭移紮縣城西北角高家集去。不承望他應允，倒被他大說一頓道：「我們本國的兵，紮到那裡，算到那裡，橫豎你們中國的地方是大家公共的，現在山東地方就是我們本國勢力圈所到的去處，那個敢阻擋我們？不要說你這個小小知縣，就是你們山東的撫台，哼哼，他說的就是，大帥也不敢不依他。還有體逆的話，卑職也不敢回了。」撫憲道：「你也不必遮遮掩掩，快說下去罷。」武令只得又接下去說道：「他說不但你們山東撫台不敢不依，就是你們中國皇帝，他的話更是背逆了，他連皇上的御諱也直呼起來，說是也不敢不依。卑職聽了他這一片狂妄的話，也犯不著合他鬥氣，只得含糊著答應了幾個『是』。日夜籌思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自己約束百姓。誰知百姓被他糟踏得太厲害了，聚會了幾千人，要合他為難。卑職得了這個風聲，曉得自己彈壓不來，只得拜求他們地方上紳士，務必設法解散，千萬不可滋事，反叫他們有所借口。現在幸虧還沒鬧事，所以卑職抽個空到省裡來，求求大帥預先想個法子，或是發兵去彈壓彈壓才好。」撫憲聽了這一番話，十分疑懼，臉上卻不露出張皇的神氣，半晌方說道：「老兄

既管了一縣的事，自己也應該有點主意。外國人呢，固然得罪不得，實在不下去的地方，也該據理力爭。百姓一面總要創切曉諭，等他們聚了眾，設或大小鬧點事情出來，那還了得嗎？兵是不好就發的，那外國統兵官見有兵去，就要疑心合他開仗的。倘或冒冒失失動起手來，你我還要命嗎？這缺老兄是做不下去了的，等兄弟另委人罷。」回頭對首縣錢令道：「如今要借重吾兄了。到底你辦的交涉多些，情形也熟。」小篋此時一喜一驚，喜的諸城好缺，每年至少好剩二萬多弔錢，驚的是這樣難辦的交涉，生恐鬧出事來前程不保。然而銀錢是真公事，說不得辛苦一遭，想定主意，回道：「卑職雖然於交涉上頭略知一二，只怕這件事原底子上鬧得太大了，一時難以平服。蒙大帥栽培，也不敢辭，凡事總還求大帥教訓幾句話。」說得撫憲甚是歡喜，忙道：「到底錢兄明白，兄弟就知會藩司掛牌，你趕緊動身前去。」

小篋連忙謝委。只苦了一個武縣令，沒精打采的跟著一同退了下來。

錢縣令雖然一團高興，卻也慮到交涉為難。回衙後，吩咐家人檢點行裝，把家眷另外賃民房居住。當日已有委員前來代理篆務，交卸之後，他就合帳房商議，要找一位懂得六國洋文的人做個幫手。當下帳房獻計，叫他到學堂裡去找，一語提醒了他，趕忙去拜王總教。這王總教就是前回所說的王宋卿了。

二人見面寒暄一番，小篋提起要請翻譯的話，王總教薦了一位學生，姓鈕名不齊，號逢之的，同了他去。每月五十兩薪水。

小篋見了鈕逢之生得一表非俗，而且聲音洪亮，談吐大方，心中甚喜。二人同到諸城，一路上商量些辦交涉的法子。逢之道：「倘然依著公法駁起他來，不但不該擾害我們的地方，就是駐兵也應該商量在先，沒有全不管我們主權，隨他到處亂駐的道理。這不是成了他們的領土了麼？只要東翁口氣不放鬆，我可以合他爭得過來的。」小篋連忙搖頭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這個使不得！我們中國的積弱，你是知道的。況且咱們撫台，惟恐得罪了外國人，致開兵釁，你說的固然不錯，萬一他不答應，登時翻過臉來，那個管你公法不公法？如今中國的地土，名為我們中國的，其實外國要拿去算他的，也很容易。能夠敷衍著，不就做他們的領土，已是萬分之幸了，還好合他們講理嗎？我的主意，是不必叫他移營，情願每月貼他些軍響，求他約束兵丁不要騷擾就是了。全仗你代我分擾。」鈕逢之聽他這一派畏惠話頭，肚裡很覺好笑。幸虧逢之為人很有閱歷，不像那初出學堂的學生一味蠻纏的，曉得意見不合，連忙轉過話風道：「東翁的話誠然不錯，要合外國人爭辨起來，好便好，不好就動干戈。東翁肯替他出軍響，他那有不依的道理？自然這交涉容易辦了。只是外國的軍餉，不比中國，一個兵丁，至少也得十來弔一月交給他，東翁出得起嗎？」小篋道：「這就全仗你會說了。名為軍響，原只好每月送他統兵官百來弔錢，使費多是不能夠的。」逢之道：「作算百來弔錢講得下來，東翁也犯不著貼這一注出款。」小篋道：「論理呢，我們做官的，錢弄得多，也不在此小算盤上打算，譬如孝敬了上司，可是能少的嗎？只是你知道的，我做了半年首縣，辦了上司的差辦夠了，賠到三萬開外銀子，不承望調個好缺調劑調劑，又遇著這個疙瘩地方，叫我也無從想法。或者同他們紳士商量商量，他們要地方上平安無事，過太平日子，叫他們富戶攤派攤派，也不為過。你道何如？」逢之尋思道：「怪道人家說老州縣獨，果然厲害，只得答道：「東翁的主意不錯，就是這麼辦便了。」兩人定計後，不消幾日，已到諸城，新舊交替，自有一番忙碌。那諸城的百姓，雖然聚眾，原也不敢得罪到外國人，只是虛張聲勢罷了。聽見新官到任，而且為著這件事來的，內中就推出幾個青老來見。新官錢大老爺一一接見，好言撫慰一番，約他們次日議事。次日，眾人到齊，錢大老爺親自出來相陪。寒暄過幾句，就題到外國兵騷擾的事來，問他們有什麼法子沒有？大家面面相覷，半晌有個著者插口道：「還仗老父台設法，請他們移營到高家集去，實為上算。」錢大老爺道：「這事本縣辦不到，現在外國人在山東的勢力，眾位是曉得的，那個敢合他爭執？本縣倒有個暫顧目前的算計，不知道眾位肯幫忙不肯？」大家應道：「老父台有什麼算計？但清說出來。我們做得到的，那敢不依？」錢大老爺道：「本縣指望眾位的，也沒有什麼難辦，只難為眾位破費幾文便是。」眾人聽得又呆起來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